

馬古思·列士再刊 列士再刊·馬古思 列士再刊·馬古思 列士再刊·馬古思

著 基 茨 尼 洛 柯 · 口
譯 厚 德

作 家 書 屋

譯序

本書雖爲一本小冊子，但對於我們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看宗教的歷史根源及其存在的社會基礎，是很有幫助的。

反動的資產階級，今天還是利用宗教作爲精神上奴役勞動者以鞏固其政權的麻醉工具之一，因爲在現代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者的生活朝不保夕，今天不知道明天，對於『資本』發生盲目的恐懼，於是反動的統治階級利用宗教作爲精神上的麻醉劑，並爲統治階級的剝削作辯護。至於蘇聯，至於新中國與其他一切新民主主義國家，則政府雖不干涉任何人的信教自由，但宗教信仰已成爲個人的私事，而且隨着科學知識的日益普及與提高，宗教的力量也愈來愈微弱了。

從世界分成爲以蘇聯爲首的民主陣營與以美國戰爭販子爲首的帝國主義陣營以

來，反動的天主教當局之直接爲戰爭販子服務，並直接參戰爭販子的反人民工作，已是有目共見的事。我國的天主教與耶穌教，一向也操縱在帝國主義手中，成爲兇狠侵略工具之一，直到我國宗教界愛國人士掀起三自革新運動，才斬斷了與帝國主義魔鬼之間的鎖鍊，成爲我國信教的同胞間自己生活中的私事。

我們翻譯本書，希望能有助於理解宗教的本質及提高一般人民對於宗教的科學認識。

作 者 書 屋 編 委 會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世界科學與文化的最高成就，是人類知識的全部歷史之偉大總結。它批判地整理和接受過去科學與文學中一切好的、前進的及進步的東西。

它的發生意義着對於世界的看法、特別是對於社會生活的看法之最偉大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同志教導說，——是關於自然和社會發展的規律的科學，是關於被壓迫和被剝削大眾的革命的科學，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科學。』（註一）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是擺脫了狹隘性、不徹底性及對唯心主義和一切反科學的見解與成見讓步的唯一的哲學。它與過去的一切世界

（註一）斯大林，「答覆同志們」，布爾什維克雜誌，一九五〇年，第十四期，第六頁。

觀不同，澈底唯物地解釋我們周圍世界的一切現象，堅決地把唯心主義及神祕主義從各種知識領域中驅逐出去，在宇宙的認識中，不要爲宗教留下任何一點逃避的餘地。

宗教是一種社會意識的形式，是一種認識與解釋自然現象與社會生活現象的方
式。在馬克思與恩格斯以前，已有不少的思想家，想憑藉自己的力量及積累起來的
知識，來揭穿宗教的不能成立的理由，揭發它的虛僞的思想，暴露它的真正塵世的
根源及原因，指出消滅它的途徑與方法。但到馬克思與恩格斯時，宗教問題仍然
沒有解決。從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世界觀的立場來看，宗教之所以不能解決有兩種原
因。

第一，在馬克思與恩格斯以前，沒有人能澈底地爲我們周圍世界作出合乎科學
的說明。甚至過去那些站在唯物論立場并竭力反對宗教、神道的最前進的思想家，
也不能不因爲其歷史的與階級的限制，把最重要的世界認識問題留下來沒有解決，

有時放棄了唯物主義，這樣，就為唯心主義及宗教留下了或多或少的廣闊活動的地步。他們對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之唯心主義，是放棄唯物主義的最大的一步。

第二，在解釋社會生活時跳到唯心主義立場的玄學唯物論者，不能揭穿像宗教這樣的社會現象之真正實質。他們與神學不同，證明宗教的根源不在想像中的天界而在塵世的生活，但也不能對於宗教及其根源作出澈底唯物的、很合乎科學的解釋。

馬克思主義以前的資產階級無神論者對於宗教的最標準的看法，是：宗教發生與鞏固的原因，宗教的根源，乃一方面是羣衆的愚昧，另一方面是僧侶方面的有意的欺騙。十八世紀法國啓蒙派之一，很單純地、肯定地表示過這種意思：『宗教最早因笨蛋與騙子的相遇而發生。』

這個觀點之淺薄是極爲明顯的。它的創始人不想在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中，而在其意識中，探詢宗教的根源及原因；宗教變成了單純的愚昧或故意的欺騙。

愚昧與欺騙，當然是宗教存在最重要的條件，但兩者均不能算是宗教的發生之主要原因。用愚昧來解釋宗教，等於什麼也沒有解釋，在老地方打旋轉，弄玩同義的字句，因為宗教本身就是愚昧的最強烈的表現。愚昧只是某種社會生活條件的工具而已。而且這種觀點還被下列事實所推翻，即在不信仰宗教的人們中間，常可遇着許多毫無知識的人，而信仰宗教的，可能甚至是很有教育的人，不少是學者，這是隨他們所生活的那些歷史環境以及他們的階級地位為轉移的。

至于欺騙，假如認為對整個的民族可以任意灌注一種什麼思想，或甚至于像宗教的迷信與偏見這樣一種狂忘的概念，而在生活本身中並沒有更深刻的原因與根據，那也就太天真了。

很明顯地，宗教也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社會意識一樣，不應以意識本身來解釋，不應在意識中尋覓其根據，而應在意識以外，在人的物質生存中，在我們的物質生活條件中，來尋覓其根源。這只有在辯證唯物論的基礎上，正是只有在對於社會生

活的唯物認識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宗教也和其他一切社會意識的形式一樣，在生活中有其極深刻的根源。它不是偶然的誤入歧途，而是某種條件的必然後果，（人們在這種條件中生活與行動，）也是這種條件在人們腦海中的特種反映形式。

『任何宗教，——恩格斯寫道，——都不過是那些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統治他們的外力在人們腦海中的幻想式的反映，是這樣的反映，在反映中，塵世的力量採取了非塵世的形式。』（註一）由這一個宗教即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之經典性定義中，可引申出：在宗教的故事和寓言中，正幻想地反映出人間的生活，生活的某種環境，環繞于人的周圍的事物與現象，如果沒有一定的人類物質生活的環境，則就沒有宗教，也不會有宗教了。

馬克思·列寧主義宗教觀的出發點，是：宗教并非天生的情感，在人類歷史的初期，在好悠久的時期中，人們沒有也不會有宗教信仰的，宗教，只在某一定的、

原始社會發展比較高級的階段中才能發生，並已發生。宗教是幻想的想像與概念之一定的配合。在人們的腦海中，就是要形成最起碼的宗教，也需要一定的抽象思維的水準，而這種水準，人們不是立刻就可達到的，只是其超出於動物界之上的長期歷史之結果。

（註一）恩格斯，「駁杜林論」，第二九九頁，一九四八年俄文版。

原始社會歷史中宗教信仰最早發生的時代已經離開我們很遠了。所以原始人類最初發展階段中的無宗教思想的直接證據，沒有遺留到我們，也不能遺留到我們。反動的資產階級社會學就利用這種情形，來作出關於神的信仰的產生及自有人類之日起人類就有宗教觀念之杜撰的與反科學的論證。

但研究家所收集的關於幾個現在尚處于原始發展階段的現代氏族的生活的豐富材料以及某些考古資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及人類思想的發展規律的學說之見地中，證明了人類生而具有宗教性的及人類永遠信仰神的反動理論，是完全站不住的，是違反科學的。

一切資產階級關於社會生活的認識的基本缺點，是在于把人當作一成不變的東西

西，以現存的姿態出現于世界，并且具有不變的『人性』。恩格斯反對這種見解，在其「從猿到人」一書中，以顛撲不破的證據，證明了人及其思想、理性，僅發生于類人猿自動物世界劃分出來的長期過程之後，而這種分離的原因，也并不是神的慈悲，賜給人以思想的能力，賜給人以理性，而是勞動工具的生產，而是生活資料的獲得，而是勞動。馬克思說，人向外界活動并改變外界，同時也改變自己的本性，獲得并逐漸發展自己的理性，自己的更加抽象思維的能力。『……人的理性，

——恩格斯說，——隨着人的習于變更自然的程度而發展着。』（註一）

宗教觀念，只有在人類思維力發展到已能幻想，能形成較為複雜的幻想觀念與概念的階段上才能出現。既然確知人類的思維力不是以現存的姿態出現，而是由較少抽象地到更多抽象地發展起來的，所以在原始社會歷史中，自不會沒有這樣的一個時期，即因為人類思維力的極端狹隘，在人們腦海中，甚至形成不了最原始的宗

（註一）「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四〇頁（俄文版）。

教觀念。

開化較遲的非洲澳洲的人民、東南亞各島的土著的宗教信仰，絕對不是最原始的，他們崇拜的不是天上的神仙，而是自然界本身的事物，寄與這些事物以超自然的本質。就是在這原始文化發展已經比較高級的水準上，對於超自然的觀念仍未與自然界分開，精神的與肉體的互相對立，仍未達到後來宗教信仰發展的階段中所達到的程度。

我們處于更低發展階段中的遠祖，是更不能將超自然力的概念，來與自然界及其事物互相對比的。我們如能直接研究宗教的發生和發展的長期過程，逐步由歷史的階梯走向遠古代的深處，我們就會看到這樣的一幅圖景，現代的神要從高空跌到『罪惡的』塵埃中，從無所不在的精神變為肉體，并逐漸喪失其一切『超自然』的屬性。

把古代的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遺物與關於現代開化較遲的民族的思維力的性

質之許多資料作一對照時，就可證明人類開始其歷史時是沒有宗教的，推翻了天生的『宗教感』的神話。如果現代半原始民族的宗教中的超自然力與現代有宗教信仰的人的觀念中的神的概念，其間之相去，不啻天淵，那末，在差不多五十萬年以前存在過的所謂海德堡人的遺骸中，或更在一百多萬年以前的所謂猿人的遺骸中，就完全找不着任何宗教遺跡了。

最初的宗教信仰的痕跡，只有在離現代約幾萬年以前的古代的發掘中去找出來了。

這就是說，在人類將近一百萬年的全部歷史中，約九十萬年是沒有宗教的，只有在將近十萬年以前，才出現了最初的宗教觀念。

在社會發展的一定的階段上，產生宗教的原因是那些呢？宗教信仰的根源是什麼呢？宗教的迷信與偏見自何而來，其根源究在何處呢？

許多唯心派的理論在意識中尋求宗教的根源，認為宗教是單純的錯誤的後果，馬克思·列寧主義不同，在決定宗教的根源時，是從這點出發的：即人類在研究自然界的神秘現象之前，實際上已在行動，為自己的生活生產着一些物質的東西。

『……人們首先要吃要喝，要有住的穿的，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恩格斯說。『要生活，必須有食物，衣服，鞋子，房屋，燃料等等，——斯大林同志說，——要有這些物質的東西，必須生產它們，要生產它們，必須有生產工具，在工具幫助之下，人們生產食物，衣服，鞋子，房子，燃料等

等，要善於生產這些工具，要善於運用這些工具。』（註一）

生產方式決定全部社會結構及一切社會關係的性質，同時還是人類控制自然已達到如何程度的指標。生產物質資料的方式愈高，則人類有目的地運用自然界的力量以及控制它們的程度也因而愈大。反之，生產方式愈低，則人類無力與自然鬥爭以及依賴自然界的盲目力量的程度也愈大。

在歷史上最初形成的社會組織，其特徵為最低的生產方式。原始公社時代的人，製造原始的石器，後來再製造弓箭，僅僅擁有這些極簡單的生產工具，所能生產的為數甚少。『最初從動物界，——狹義的，——分出來，人們進入歷史時，還是半動物的狀態：野蠻，對於自然界的盲目力量毫無辦法，不認識自己本身的力量，他們很可憐，像動物一樣，所生產的，并不比動物多多少。』（註二）

（註一）「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二四頁。

（註二）「馬·恩全集」，第十四卷，第一八一頁。

在爲自己生存而與自然界進行嚴重的鬥爭中，原始人類總感覺到其對於自然界的盲目力量無能爲力。他的全部生活與幸福，不僅要靠他所花費的精力，而且也要靠生活週圍的自然條件：有能獵得到的動物，有能在水裏捕得到的魚，有能在樹上摘得到的菓實等等。饑餓，寒冷，凶惡的野獸，疾病，短命等等——這些都是時刻迫害他的苦難。要想抵抗這些苦難，並勝利地同它們鬥爭，他的方法的確太少了。『……原始人類，——列寧說，——完全被生存的困難，與自然鬥爭的困難，所壓制住了。』（註一）

經常感到無能爲力及完全依賴于自然界，完全受生存競爭的困難的壓迫，經常爲自己的生活而恐懼，——這些都是加在原始人類的薄弱的意識上的不勝其重的負擔，并在這種負擔上找到一種幻想的反映，成爲巨大的超自然的力量。在原始人類的意識中，一代一代地形成并發展着一種觀念：以爲壓在他們身上的自然界力量及

（註一）「列寧全集」，第五卷，第九五頁，第四版。

週圍一切事物，在某種限度以內，是具有自覺意識的，它們能故意給人以禍或福，人生的一切都在它們的掌握之中。

這樣，原始人類關於外界的野蠻與迷信的觀念，是很容易解釋的：由於原始人類的極低的生產方式，所以他的思維方式也極低和極淺薄的。對於自然界之無能為力，和少得可憐的一點知識，產生了，而且也不能不產生極原始的宗教觀念。

在現代社會中，人已達到了高度水準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因為高度生產方式之故，他已擺脫了自然的無限的統治，那末現代社會的宗教又將如何來解釋呢？為什麼直到現在，當人類的實際活動與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已完全推翻了一切宗教教條，千萬次證明了宗教的荒謬與無稽及可笑的支離破碎之時，而最荒誕的、不惟不見容於科學的、并與日常的經驗與健全思想不相符合的野蠻宗教偏見及迷信，仍然繼續存在呢？

宗教偏見與迷信之所以仍然繼續存在與發展，是因為現代階級社會，連資本主